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四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目録

卷一

卷二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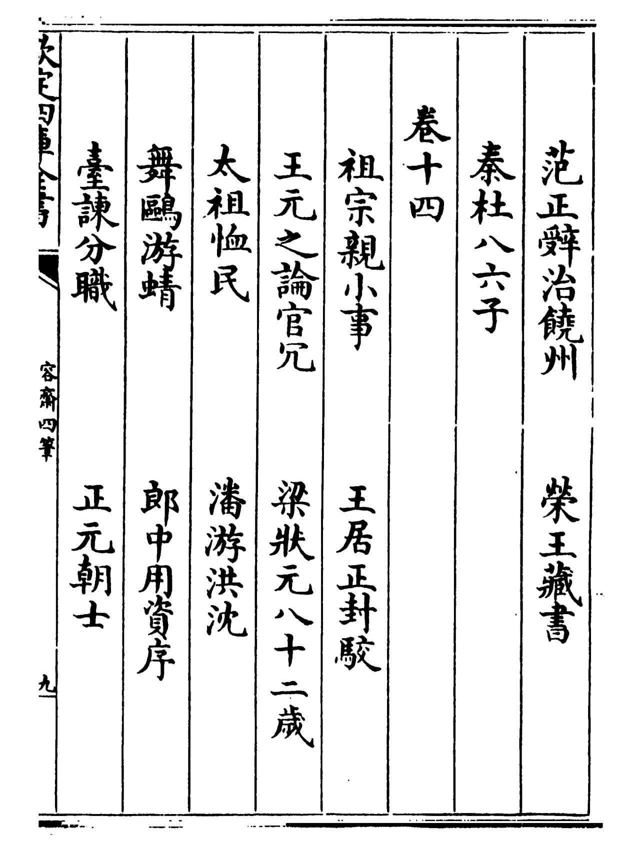
卷六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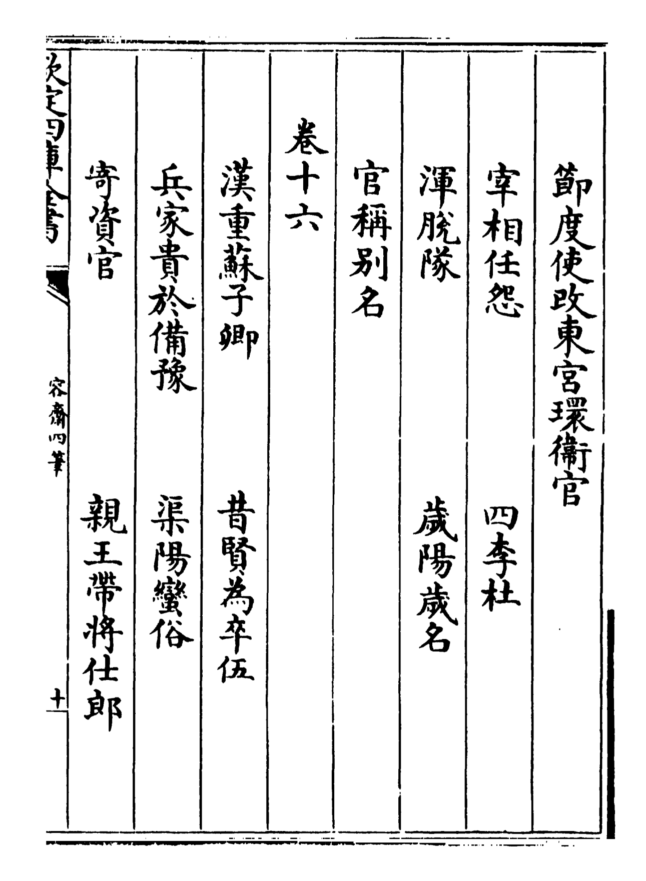
卷九

卷十

卷十二



卷十五



容齋四筆目録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説曩自越府歸謝絶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志於議論雌黄不復關抱而稚子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裒所憶而書之櫰嗜讀書

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為序并奬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卷一 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髙弟顔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曽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顔子之父路曽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顔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名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

為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其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名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其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

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為一處禹貢所書雲土夢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𨚕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為縣隸徳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藪前漢敘傳

子文投於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

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疋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

為可議

迷癡㕞㨾

柔詞謟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見諸顔面者謂之緬靦舉措脫落觸事乖忤者謂之㕞㨾雖為俚言然其説皆有所本列子云墨㞙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又云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遊張湛注云墨音眉㞙勑夷反方言江淮之閒謂之無賴眠音緬娗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秉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為仙玉檻鈎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

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澁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泰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

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為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户施種於中比

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檝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犀舟甚

新奇然為丈者未嘗用亦慮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温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閒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説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𡚁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揆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兄子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

丈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丈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閒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歴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絶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譖與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

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

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還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迺在臣衡予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据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為後世

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憯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殭死寃䰟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彊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予按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

范煜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煜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煜本傳載煜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二 二十則

宋 洪邁 撰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其後為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髙相三家至後漢髙氏已微晉永嘉之

亂梁邱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

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閒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

氏曲臺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

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説為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宏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

宏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髙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厨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荆州刺史要直閤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竒癲上聞而不悦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

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為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説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説大柢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兹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黄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熈寧中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䕫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䕫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為上客歸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閲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麪五兩肉八兩魚酒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曽孫簡刻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説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熏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國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録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絶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厚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

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顔師古曰戰國策説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犨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犨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乎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犨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

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黄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黄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顔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

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説苑載胡建事亦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邱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

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庚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撿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兎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億莊子

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領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

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逢萊夜未中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師承乎

顔魯公帖

顔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畧盡偶閲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

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熈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壊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陜
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䕫路為
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令

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纔為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閒不復以序升擢云

侍制知制誥

慶歷七年曾魯公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曽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曽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誥

掖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攺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此女對荅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巳

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髙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

容齋四筆卷二

容齋四筆卷三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駮雜之説此吾所以為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愽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

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黄老之術相沿而熾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懽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為博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顧絕博塞之
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説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説則拊抃
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
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貞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藉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撿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

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

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為緑其肯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懐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彦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内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髙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凉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别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

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顔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慴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鞾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為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邱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名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為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

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

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説甚美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歴順宗及憲宗時為曾祖母故稱為曽太皇太后葢别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

前此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熈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稱皇伯祖而歆但為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為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為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

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
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鍤入曰臣能商臺
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
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度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
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説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歳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歳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

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㫖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請有㫖聽終任知嚴州秦焴乞祠之䟽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冑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録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䀥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枕裩繫菪根囊皺漩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鸕鶿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瘮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强筋健骨須是蓯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覔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瞝者正腳有肉㭫者取莨菪根繫裩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癧風者側子附子傍作生者

末冷酒服虛泄者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瑰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煆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蓯蓉并鱓魚作末以黄精汁圓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黄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顔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産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

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説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閒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内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擣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

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

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强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彊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彊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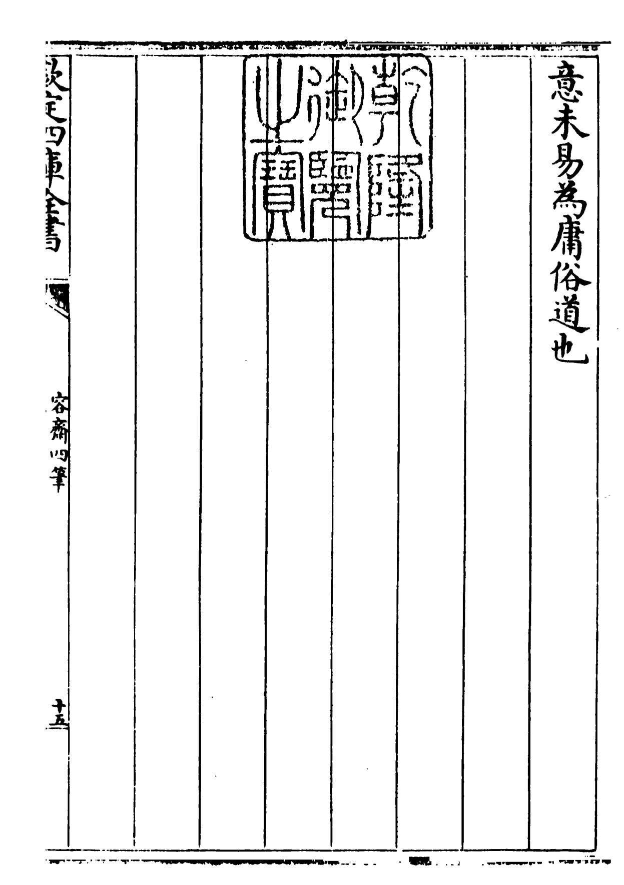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禄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僣竊一方唐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為强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幽燕為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為灾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為慼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据憑哉俚語笑林謂雨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吃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



意未易為庸俗道也

乾隆御覽之寶

容齋四筆卷三